

童自荣老师今年八十岁了。昨天我在翻阅这几天的《新民晚报》时读到了一篇《八十而已,依然有梦》的专访,知道他八十岁了。现在看报少了,家中原来是近十种报纸的,现在仅剩为数不多的两三种了,也都是集中起来几天才翻一翻,翻看的也只是自己喜欢的栏目,如“夜报”里的《夜光杯》。上海把晚报叫成夜报,把夜报读成夜,晚报要读成“亚报”,吃晚饭要说成“切亚饭”。

童老师是上海人,是我们这一代人特别熟悉和喜欢的一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电影配音演员。在他无数的作品中,永恒印在我脑海里的有两部:一部是意大利侠盗电影《佐罗》,是为阿兰·德龙配音佐罗;另一部是我国武打电影《少林寺》,是他为李连杰配音小和尚觉远。

然而生活中的他,却可以说是蛮陌生的,因为只是在近四十年前的福建相遇过一次,见过几面,以后就再没有机会相遇相见过。他就是我说过的像王

我想妈妈了

郁钧剑

铁成老师那样的,平时想不起来,而一旦想起来却又感到很温暖很难以忘怀的前辈。更为奇特的是童老师,只因为他当年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到如今。

那是在1985年的前年,福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在厦门录制电台节目,我和童自荣老师都被邀请了。当我一见到他时,着实吃了一惊!这哪是我声音印象中的那种风流倜傥的侠客、武僧的模样啊,相反,完全是温文尔雅的一介书生嘛。

节目制作的休息时间,电台邀请我们去爬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日光岩又称龙头山,最高峰其实并不高,海拔也仅有

不到百米,不过据说爬到山顶便可以远眺金门甚至台湾,当然那只是一种美好的心愿。

我和童老师都登上了顶峰。无限的风光尽收眼底,无穷的感慨又令心情起伏跌宕。万万没想到的是站在我身边的童老师,竟眼光莹莹地张望着苍茫的远方,喃喃地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在对自己说,更像是海天在说:“我想妈妈了。”那声音平静糯极了,如同一股潺潺的溪流,缓缓地流入了我的心窝,从来没有忘记。

这是一种善。一种“人之初”就应该有的善。我们扪心自问过,每每自己爬山登上“山顶”的时候,想过妈妈吗?或许想过,或许更多地想到过所谓的

“追求”和无谓的“奋斗”。这是一种人人都应该去播撒的“善”。每当我看见有个别地方的小摊小贩被粗暴地驱赶的时候,有居民宅被没有理由地强拆的时候,就觉得那是起码的不善。难道就没其他可以“行善”的办法了吗?就不能“想想妈妈”吗?

善,是一个社会的根基。如果一个社会慈悲少了,丑恶就会丛生。土壤都坏了,还能种出好庄稼吗?所以我在今天偶然翻阅到了童自荣老师的专访,便想起了他四十年前在那一霎间播撒在我心窝里的那种善良,他让我自省。

今天北京是西北风的天,这风儿正好往东南方向的上海吹去。我亦正好可以让风儿往上海捎去我对童老师衷心的祝福,祝福他八十不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脚下,隔着缆车的玻璃地板,可以看到数百米深的山谷里郁郁葱葱的树冠,左边是瀑布沿着三层陡壁倾泻而下,右边是夕阳的最后一束光芒以优雅的倾角照亮山脉的平顶。车厢里三位知名作家轮流朗读。这是澳大利亚蓝山作家节开幕特别活动——Writers In The Sky,可简单粗暴地译为“作家在天上”——最大程度地展现了蓝山的风景,经过巧思策划,让缆车停在半途,给作家们充分的时间读完自己选好的章节。不管是对于听众还是作家,这都是罕见的体验。

今年的活动邀请到了澳大利亚知名作家亚历克斯·赖特、畅销书作家皮普·威廉姆斯、得奖数次的托尼·柏许、新晋亚裔作家卢俊祥等,自然也引来了更多观众,为期三天的活动,卡姆图巴小镇热闹极了,文化活动为这个旅游热点带来了更多文化气息、更多爱好文化的人群。

作家不是被捧上天的,而是靠一本又一本呕心沥血之作。在主会场,除了作家对谈会、新书分享会,还设置了极具特色的“睡前故事”专场,有讲鬼故事的,有念诗,有民谣演唱,还有嘻哈Rap——这个思路极妙,因为在当代年轻人心中,嘻哈乐和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能戳中时代症候,也更适合年轻人的表达方式。

笔者有幸忝列其中,和卢俊祥进行了一场讨论翻译的对谈会。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特别安排了澳洲手语译者,她们灵巧的手势为多场活动增色不少。我们这场有两位手语译者,其中一位是拄着拐杖、但神采飞扬的原住民残疾人士瑞贝卡。卢俊祥是澳洲文坛的一颗新星,已出版三本长篇小说,其中一本被改编成14个声音讲述的有声书。翻译,是他的小说中持续出现的主题,因为亚裔移民群体在大洋洲祖祖辈辈的生活都不可避免语言和文化转译的难题,尤其当新生代看似完全融入当地文化后,总有隐秘的不和谐感萦绕在他们和西方人的互动中。翻译绝不仅限于语言文字层面,说得广一点,写作、交谈、影视、代际沟通……都是在翻译。

同样有亚裔背景的赖特女士是远程参与,讲堂里聚满了听众,听她在屏幕上解说她的新书《Praiseworthy》——这本将近八百页的作品,用书评人的话来说就是“怎么可能用一本书囊括这么多内容!”故事缘起于一场奇异的雾霾……族长有远见卓识,但是个末日论者,预见全球气候危机和第一世界经济的全面崩溃,并把希望寄托在澳大利亚的五百万头野驴身上,希望创建一个碳中和运输行业……此外,还有很多人物深入后殖民社会的弊端,期待与残酷、虚伪和暴力的人物和环境作斗争。赖特一直在文学领域大胆创新,融合了气候、科幻、讽刺、口述史、黑色喜剧、寓言等多种题材。

蓝山也是文化遗产丰富的地区。每到一个个山中景点,每走一段森林步道,都会令人想起千百年来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的精神和物质文明。和作家们聊完,步行一两公里就能到达山顶悬崖,沿着悬崖设置了平坦的步道,也有不少阶梯步道,紧贴石壁,垂直向下,到达谷底时,常有瀑布潺潺。

就景区而言,这里有足够的野味——也正是因为这种野,让女作家埃莉诺·达克深深爱上了这里,有时甚至在森林和石壁中步行几十公里扎营露宿。她和一群作家、剧作家、诗人朋友为这片野性十足的山区增添了人文激情。一百年后,达克精心设计、细心维护的花园旧宅成为澳大利亚著名的作家驻地,欢迎国内外作家暂居、创作,并于2019年创办了蓝山作家节,每年在杜鹃和蓝樱花盛开的春天举办。

除了花草、松柏、蓝桉的木香,今年还是澳洲的蝉鸣盛大之年,所有人都会提及绿蝉七年脱壳的自然奇迹,更不可能不注意到漫天遍野嚣张的蝉声。而我,作为一个每年夏天都习惯了蝉鸣的上海人,竟成了对这种声音感觉最舒适、最亲切的外国人!谁能想到,是蝉和书,让我在八千公里之外如此惬意?蝉鸣搭配阅读,作家上天入地,岂不是最惬意的日子?

作家上天入地

于 是

现今社会,生活越来越现代化,而我们常感到静不下心来。此时,让我们来捋一捋自己的这颗“心”。

一代宗师明代大儒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致良知,此心光明”。阳明先生心学的核心思想是:无善无恶之心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第一句说的是世界观,第二句是人生观,第三句是价值观,第四句是方法论。王阳明不是空洞说教,而是通过身体力行来现身说法。究其一生,历尽磨难,九死一生。年轻时遭宦官刘瑾陷害被廷杖并投入锦衣卫诏狱,出狱后又被锦衣卫追杀而假装投江自尽。一路奔逃误入老虎洞与虎同眠一晚。后人瘴气严重的贵州龙场做小吏苟延性命。龙场悟道后,江西剿匪、平宁王叛乱、广西剿匪、屡遭朝廷小人陷害等等,又在鬼门关晃荡了好几回。什么叫“致良知”?良知就是人性本体,真善美的本源,要在事上反复磨炼自己的心志。“知行合一”是手段,“致良知”才是根本目的。阳明先生一边打击坏人,一边到处讲学。有时课堂外面杀声震天,“我心”照常不动如山。在香气四溢的花朵周围,自然有蜜蜂像云朵一样聚集。王阳明一生桃李满天下,心学的传承影响五百多年。

“无善无恶之心体”。例如,菜刀本来是拿来切菜的,是好东西,有人却拿来杀人,又变成坏东西了;小草如果比庄稼还长得茂盛,农民就要锄掉它,如果改造足球场,需要种植草坪,那它就是好东西;又比如阳光,夏天特别毒辣,你不喜它;冬天特别温暖,你需要它;万物无绝对好坏,正如人心一样,你认为它是好是坏,是人心在“意之动”了。每个人都具足“良知”,因为“人之初性本善”,只是蒙上灰尘了。通过事上磨炼,“诸事莫外求”同时要“吾日三省吾身”,通过“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从而恢复我们的本心。

正如《老子》所言“塞其兑,闭其门”,缄默自处,停止评判别人,断嗜绝欲,开始觉知自己,做到心与道合,才会有“致良知”;“用其光,复归其明”,让内心与外物阻隔,除了物欲,内心才能呈现大道,才会做到“我心光明”。如是,阳明先生与老子所说无异。

庄子有“乘物以游心”“游心于物之初”“游心于无穷”等说法。庄子的“游心”即是“逍遥游”,在精神世界中进行无限的漫游和逍遥,不受外物约束,达到一种“随心所欲”的境界。这种“游心”不是“胡思乱想”或“逃避现实”,更不是“精神胜利法”,而是让自我真正回到精神的家园,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正如不管庄周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庄周,都达到了物我两忘、超然物外、天人合一的玄妙境界。

圣贤们无论生在哪个时代,金句预言都是惊人地相似。因为他们说的都是宇宙人生的真谛。学习圣贤经典,不是仅仅为了增加学问,而是为了增长智慧。人生的智慧,最重要的就是守住本心,回归本心,平平淡淡才是真。作为凡夫的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应学会以简驭繁,始终保持内心的知足和安宁。

读万卷书,达到格物致知的境界;行万里路,达到诚意正心的境界;学万人长,达到修身齐家的境界;交万人友,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境界;育万丈胸,达到为往圣继绝学的境界;悟万世慧,达到为万世开太平的境界。与君共勉。

小雪,这个轻盈而灵动的名字,总是让人心生欢喜。它不像大雪那样磅礴而威严,也不似雨水那般细腻而缠绵,小雪有着属于自己的韵味和风情。

在小雪时节,天气逐渐寒冷,万物开始沉睡。然而,在这寂静之中,却孕育着新的生机和希望。那些看似枯萎的草木,其实正在悄悄地积蓄力量,等待着春天的到来。小雪,如同冬日里一首温暖的序曲,以独有的方式,唤醒了人们对美食的无限向往;也像一首温暖的诗,用食物的语言描绘出冬日的生活画卷。

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们的味觉深处,总有自己深爱的美食。时至寒冬,人间落雪,每一口热腾腾

的食物,都仿佛是大自然最温暖的馈赠,不仅滋养了身体,更温暖了心灵。小雪之日,有些人家的厨房里,会弥漫着一种特别的香气,那是属于这个季节独有的味道——热腾腾的羊肉汤。羊肉性热,补血温中,可抵御寒冷。选一块上好的羊肉,配以新鲜的萝卜、枸杞、红枣,慢火炖炖,时间煮得美味,渐渐至肉质酥软,汤汁浓郁。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不仅驱散了冬日的严寒,更滋养了家人的身体,让爱在舌尖上流转。当然,小雪时节的美食远不止于此。热乎乎的火锅,围炉而坐,亲朋好友相聚一堂,边吃边聊,冬寒就像被掰碎了的馒头屑滚进了汤里,融化在这人间烟火

中。美食成了温暖人心、慰藉灵魂的最佳伴侣,在味蕾间编织出一幅幅关于家的记忆与温情。

“金猴”,是1980年发行的《庚申年》邮票的美誉。作为我国发行的首轮生肖票的第一枚,其知名度在集邮圈家喻户晓,只要是集邮者,都想拥有这枚生肖龙头票。毕竟发行后的40多年漫长时间里,它创造了邮票史上一个旷世奇迹:正常发行邮票中涨幅最大!

《庚申年》邮票的面值为8分,是当时的外埠起重邮资。但在2015年曾经创下17000元的成交纪录,涨幅高达21.25万倍。按当年的价格计算,年平均收益率是6000余倍,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是个会让人惊掉下巴的数字。

当然,能够在8分面值买入者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是一些当时的集邮发烧友。而1980年集邮在我国刚刚复苏,集邮的人并不多。虽然以现在的消费水平,人们对8分钱已不屑一顾,不过当时却是一顿单位食堂中饭的支出,因此那个时候购买邮票依然是件“奢侈”的爱好。

笔者1977年开始集邮,1980年尚读高中,口袋里没有几个钱,每个月只有母亲给的2元钱,那是让我每天放学后购买一块5分钱菜饭糕身体的特殊优待。此外,就是过年时各位长辈给的总计10元左右的压岁钱了。买邮票得花钱,只能节衣缩食省着点用,而当时许多整套邮票都有60分或70分的高面值,所以当年初我集邮以信销票为主,

从技艺上说,《红旗颂》的红色里套入了金色,金色里又渗入了蔚蓝的深情,而深情里又有激越昂扬的火炬,而火炬里又爆发出了共鸣的《国际歌》的劳苦大众的心声。

之后,才有了《东方红》的歌声……层层叠叠的深度元素的融会贯通,使技艺的复合迸发出恒久不朽的旋律……所以

品乐

王久辛

说,没有任何经典,不是技艺高超的复合式修辞的实现。踏踏实实,以心智的创化,来获得的创造,才可能是真正的创造。

《庚申年》邮票在此后的30多年间,出现了大涨小回的走势,它从发行初的平民本色,逐步演变成了傲视邮票家族的枭雄。而在我30多年的邮评生涯中,“金猴”是我判断和衡量邮市兴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风向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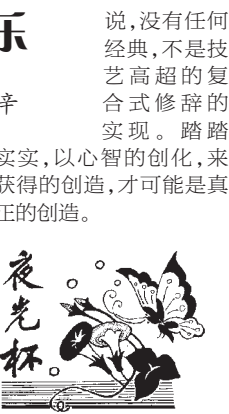
是年底,《辛酉年》邮票将发行的消息令集邮者兴奋,发行生肖系列邮票既成事实,作为龙头的《庚申年》邮票马上成为了市场上的香饽饽,价格快速翻番,并就此踏上了长期的升值之路。这枚原先并不被人看好的“黑不溜秋”的猢猻,一跃而成脸泛金光的“金猴”。

因快速升值变成“金猴”的《庚申年》邮票,自然不会再交给父母寄信。而此前寄出去的3枚,虽然都在此后信件交流中想索回,无奈两家亲戚均回信说给家里的孩子收藏了。不过《庚申年》邮票的表现也激发了我对邮市的浓厚兴趣,这个市场不仅是拾遗补阙的场所,也是一个能激荡人心的投资市场。

《庚申年》邮票在此后的30多年间,出现了大涨小回的走势,它从发行初的平民本色,逐步演变成了傲视邮票家族的枭雄。而在我30多年的邮评生涯中,“金猴”是我判断和衡量邮市兴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风向指标。

十日谈

邮缘人生 责编:郭影



慢煮时光 (书法) 陆曙光

小雪的人间烟火

王丽娜

金猴,从平凡走向辉煌

宝木

纸面突出的黑猴却让我兴奋——这是我最喜欢的雕刻版!

“买一条吧”,我与电话间的传呼师傅说,顺手给了1块钱。“找你2毛”,师傅边回答边从夹票板的夹子上取下一条看上去只有5枚《庚申年》邮票,看着5枚邮票应该只有4毛钱,为什么会翻倍呢?原来这一条是10枚票,对折后粗看就是5枚,实际上整条是10枚。钱都找了,只能拿着票回家,虽然心痛多买了5枚,但想着是雕刻版邮票,也就算了。反正家里要寄信,到时候父母会报销。过了几个月,手中的《庚申年》邮票通过寄信报销了3枚,其中2枚寄到了南京的

四十多年转瞬即逝,喜见复旦邮协一届届相传,至今健康茁壮,多么强盛的生命力啊!请看明日本栏。